

诗人批评家诗选

一个优秀的诗歌批评家，他 / 她首先是一个诗人。在其绵延的诗歌评论生涯中，他 / 她因为有过或正从事诗歌创作的经验，对诗歌艺术内在的逻辑关系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对作品的发展也有明确的指出，看到诗歌不一般的面相，那个中私人的滋味，那些奇异美妙的写作体会对于一个诗歌评论家来说就是飞行器，可以带着他 / 她进行一场绝妙的飞行。

—
—
—
—

诗歌与人
POETRY AND PEOPLE

黄礼孩 主编
2011 · 2 总第25期

I227
415

诗人批评家诗选
诗歌与人

POETRY AND PEOPLE

黄礼孩 主编

2011·2 总第25期

敬文东 唐晓渡 赵金钟 世宾
汪剑钊 沈奇
姜涛 熊国华
海上 荣光 启
张德明 北窗
温远 辉 臧棣
一行 梦亦非 周璦
谭五昌 钱文亮
耿占春 杨庆祥
伍方斐 周伦佑
马知遥
西川 李少君 林贤治
西渡 杜光霞 罗振亚
徐敬亚 张立群 赵思运
刘波 陈超 霍俊明
张桃洲 华清 荒林

诗歌创作是诗人批评家的“飞行器”

黄礼孩

四年前，诗人批评家沈奇教授建议我出版一期“中国诗评家的诗”专号，我觉得是一个好主意，诗歌不止于诗人，它还在他者的心灵之上。但后来没想到组稿的时间过长，编刊的热情也一天一天在削减，中间还丢失过一次文件，专号拖至今日才出版。也许，一本书有一本书的命运吧。

在编刊物的十来年间，收到过很多诗集，其中有一些是诗评家的诗集。就想，在成为评论家之前，他们的身份都是诗人，后来或许他们发现自己在诗歌评论上有更多涌动的才华，诗人的身份就慢慢隐退了。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真的放弃了；有一些人还在写，但没有拿出来；有一些人评论和诗歌写作同时进行着。记得诗人批评家耿占春说过：“起初设想自己要成为一个诗人或作家，而没想做一个批评家。对初衷而言，做批评家已经是一个次一级的选择了，所以我更钟情于文学性。”我想，耿占春先生说出了很多批评家的内心纠结。毕竟，被视为一个诗人大概是一件很喜悦的事情，而诗歌写作本身带来的满足感，更是缘于语言的召唤，缘于生命更为自由的呼吸。

一个优秀的诗歌批评家，他/她首先是一个诗人。在其绵延的诗歌评论生涯中，他/她因为有过或正从事诗歌创作的经验，对诗歌艺术内在的逻辑关系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对作品的发展也有明确的指出，看到诗歌不一般的面相，那个中私人的滋味，那些奇异美妙的写作体会对于一个诗歌评论家来说就是飞行器，可以带着他/她进行一场绝妙的飞行。

如此，一个在场写作的诗人批评家，当他/她走近他人的文本时，透过他者的人生，能找到一种犀利的理解和感悟，更能分辨什么是他/她需要的。诗歌写作是一面镜子，作为一个诗人批评家，在写作的镜像中看见诗人的文本，有助于自己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两种写作的结合适用于完美的头脑，它所带来的启示，是对非凡想象力的激发，还有机敏的发现，这些都能给批评的光景上披上彩虹。

如果说诗歌批评是解构的天使，那么诗歌创作是一种语言诱惑的飞翔。我想，这是相得益彰的事情。恢复批评家作为诗人的身份或彰显其诗人的才华，让更多的批评家从诗人批评家的角度去创作，在双重或多重的语境里去写作，去经历世界与一切。

一 行 001

追忆/水果铺/卡尔·马克思 /弥漫，或乌鸦之死/水仙，或灵魂之歌/光与影/哀悼
习作/献给卡米拉的诗歌/晾衣记/情歌/对一条河的研究

马知遥 010

病/白杨/单身/还魂歌/恋爱/掌声

针对当前诗歌病症，我认为的好诗标准（代创作谈）

世 宾 016

无法命名的时代（组诗）

另起炉灶：仿真写作（创作谈）

北 窗 029

俄罗斯忧郁的手风琴/火的孤独/水：欢快的葬礼/冬天的寻常事物（八题）/致梭罗/批评家纪念海子

创作谈

华 清 036

故乡秋雨中所见/暮色里/我要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走失/时代的老虎/虚构的爱情故事/蚯蚓/上升或下降：一个人的旅程

刘 波 043

五月/回忆录/男人的天方夜谭/日子、尊
严与小人物

诗歌写作需要力量 (创作谈)

西 川 047

皮肤颂/我藏着我的尾巴/小老儿/蚊子志/
思想练习/2006年8月6日凌晨梦见热
雨/2006年3月13日凌晨梦见女飞天/
拉涅利城堡 Civitella Ranieri/特拉
克尔故居, 萨尔茨堡, 2009年7月/戈壁,
敦煌附近/南疆笔记/狂人李斯/大国/修辞
练习

几点看法 (代创作谈)

西 渡 068

琴/雪景中的柏拉图/颐和园里湖观鸦/蜜
蜂/秋歌/对风的一种修辞学观察/柳氏/风
景/喀纳斯

时代的弃婴与缪斯的宠儿 (代创作谈)

李少君 088

初春/春信/东湖边/海上小调/鄱阳湖边/
山中小雨迷谁人/岛上风大喝酒高/在海
上/离别歌/旅行者/雾的形状

伍方斐	093
冬日的逃亡者/漩涡/血缘/背面/黑夜之 诗/动物园/这一刻	
沈 奇	098
红叶/上游的孩子/看山/我住在我的名字 里/一种方式或冷静的思考/北方冬日的读 书生活/茶渡/种月/知音如你	
一个“业余诗人”的自得而适（代创作谈）	
汪剑钊	107
无伴侣的咖啡/天才的秘密/雪花在黑夜里 腐烂/胡同深处的雪/火车/门/朗诵会/树 叶如何划破风	
诗之思（创作谈）	
张立群	118
村庄的故事（组诗）	
创作谈	
张桃洲	125
自然/异体十四行（选五）/坐在乱石中 间/诗/家乐福超市/小刺猬/剧场	
在诗与思之间（代创作谈）	

张德明	138
-----	-----

清凉山人物志 (组诗)

诗歌创作就是持续的还乡 (代创作谈)

杨庆祥	146
-----	-----

好事尽 (组诗)

杜光霞	151
-----	-----

开端的诗 (八首)

我的诗学观 (创作谈)

陈 超	162
-----	-----

自选诗 (1988—2008)

观 点

林贤治	173
-----	-----

壮士行 (诗剧)

周 瓚	178
-----	-----

我的国家/梦中场景/父亲/灾难/幽暗的火/
俄耳甫斯/如果,明天,末日来临……/戏作

诗人与批评家都是劳动者 (代创作谈)

周伦佑	183
变形蛋/厌铁的心情 (十二首)	
“体制外写作”札记 (代创作谈)	
罗振亚	214
晾晒场/他真想是山/恩师来信	
诗学随笔 (创作谈)	
姜 涛	220
送别之诗/给——/流金岁月/宠物/诗生活/ 固执己见/剧情/鸟经	
请出一只救场的小鸟 (代创作谈)	
荒 林	226
比喻的背景是北京 (诗选七首)	
比喻的背景是北京, 或者日常生活的意义? (创作谈)	
荣光启	236
第一辑 早期诗稿 (1995—1999) / 第二 辑 桂林时光 (1999 年底—2000 夏) / 第三辑 北京习作 (2002—2005) / 第四 辑 记述武汉 (2006—2007)	
作者附记 (创作谈)	

赵思运

244

仿某电影台词之一/而我无法安置自己无边无际的梦想/一辆笨重的拖拉机/我的中世纪生活。洗澡/一个人在南京/毕业了,留下的人越来越少了,打牌快凑不够手了,送走叶永胜的时候,他说/放屁党/生活的十个关键词/2008年6月4日,在南京

我最关心的是性和政治(创作谈)

赵金钟

252

中国/某种母爱/向日葵/云在狼心中翻滚/城里的月光/富人的速度让世界不宁

魅力来自规范:我的写作观(创作谈)

耿占春

259

窗外的雪/当一个人老了/对你说,余虹/告诉我/我发现/遥远/1973年的国庆节布告/词根/史书中的巴格达/是的,开封/在午后,断续地/重返海南/奥依塔克的牧民/采玉/高昌/喀纳斯河短句/喀什老城/库车大寺

钱文亮	268
-----	-----

自行车之歌/上海断章/北京：挖掘现场/燕
园之路/朝歌/我在沙漠中打鼓/流水

诗歌：不断打开的世界（创作谈）

徐敬亚	277
-----	-----

青海，你寒冷的大眼睛/青海，我与你盘膝
对坐/汶川：我第一次失去愤怒/六月看球，
哼哈不动/判人类一个点球/梅西，一个人的
光/邻居正常死亡/历史深藏耻辱/点球射日

刚生了一窝小狗（代创作谈）

唐晓渡	286
-----	-----

这双手（组诗选二）/本楼第十三层（组
诗）/泰山（组诗）/新疆（二首）

镜内镜外（代创作谈）

海 上	303
-----	-----

岛——东方人的命运（组诗）

当文化输入超量的经济（技术）元素后（创作谈）

梦亦非 317

咏怀诗

请活人猜谜（代创作谈）

敬文东 336

劝告/打劫/夏天/咳嗽：给康德/老家的朋
友们/盗版仓央嘉措

伪箴言或真经验（代创作谈）

温远辉 344

天上的湖/吹过湟水的风是花儿/蝴蝶比我
的心飞得高

生存及诗性的世界（创作谈）

谭五昌 349

在 2008 年岁末听一首古典情歌/证词/泰
姬陵印象/青海湖印象

诗歌创作谈（或我的诗观）

熊国华 354

在广州郊区画室的一个夜晚/红与黑/我的
一生总是走来走去/给地球擦个脸吧

创作谈

霍俊明

357

夏末的皮影戏/1978年，生产队/红旗大街/京郊的花格外衣/夏夜广场/杭州上塘路/写给两位女性与另一个

是诗歌带给我慰藉和寒冷（创作谈）

臧 棣

364

替罪羊丛书/小精灵丛书/薄荷丛书/浮云学丛书/万变学丛书/未名湖丛书/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丛书/在此之前丛书/纪念斯宾诺莎丛书/咏物诗

可能的诗学：得意于万古愁（创作谈）



一行 (王凌云), 1979 年生于江西湖口, 2006 年硕士毕业于海南大学社科中心, 师从张志扬 (即墨哲兰) 教授学习哲学。1998 年开始诗歌写作。个人主要研究方向为现象学、形而上学、法政哲学及诗学。著有诗学专著《词的伦理》(上海书店, 2007), 并在《世界哲学》、《天涯》、《新诗评论》、《新诗品》、《星星诗刊》等哲学和文学刊物上发表哲学、诗学论文及诗歌若干。现为云南大学哲学系讲师。

追 忆

这是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夜晚，
一个孩子，从梦中醒来。
村庄，在风中吹着口哨，
伴着远方蓝汪汪的狗叫。
而月光落在瓷碗里，四散飞溅。

大人们睡着了，他们像灯一样
点亮的注视，不再将你守护。
你感到一丝恐惧，却又伴随着某种
奇怪的喜悦。夜突然间放大了：
星群开始绕着你的面庞转动。
而你的眼睛渐渐脱离了身体，
像两只甲虫，在天空飞旋。

水果铺

这条路连接种子店和垃圾堆，
中间站是水果铺。
风中的叫卖敲打所有的耳朵，
谁在傍晚把头转向它？

秋天尚远，越来越早熟的果实
藏起幼稚的种子，渴望着被挑选、
出卖。能让天平倾斜，
能吸引人们的目光是多么荣耀！

水果的光泽在柜台上闪动，

果实厌倦了树和泥土，在枝头
经不起成熟的诱惑。一家水果铺
收集了多少失足的坠落？

所谓成熟就是忘掉灵魂，
就是在目光中展示肉体的光泽。
果实在柜台上，
失去了采摘之前的高度。

曾被男人遗弃的老板娘向每个人微笑，
让人猜想她年轻时候的美貌。
如今她遥望路尽头处的垃圾堆，
目光反射着烂桔子一样的夕阳。

走进水果铺的是一位男生和一个
穿超短裙的苹果脸的女孩。
是饥饿，还是爱情，
使这间黯淡的小屋在他们眼中发亮？

“来两斤苹果，”男孩掏出钞票，
“两斤最甜最好的苹果。”
他的语速显露出他的急切：
女孩咬住苹果，他咬住女孩苹果的脸。

水在果实里并不流动，
却在另一条河中奔流湍急。
甜蜜在静与动间犹豫不决，
两个人被一滴水淹没。

而果实迟早会被吃尽、扔掉，
正如所有的河迟早都要干涸。
它是否还会留下一粒苦涩的种子，

结出酸果，卖给所有的人作为报复？

或者，在辗转出卖中变质？同一张脸
在不同手指的抚摸下面目全非。

许多东西比水果更甜，
也比水果更容易腐烂。

这是命运：果实别无选择。
不会再有疼痛和流血。
我看到水从果实中慢慢溢出，
冲决世界。一只苹果使一座城毁灭。

男孩托着女孩走出水果铺，
老板娘却转过头向我微笑。
还是不去吧：我眼睛度数过深，
水果铺需要只看到表面的目光。

卡尔·马克思

雾遮住了城市的水泥面孔
和充电眼睛。虚幻的夜晚降临。
比耳光更响亮的脚步声传来，
但没有人感到疼痛。
大雾使我想到另一个城市，
以及你在其中幽灵般的游荡。

在伦敦，你的贫困和人们的思想相等，
像一个人在四面来风中
随手摘下帽子时露出的秃顶。
而所有的人从你身旁经过，

一个个仿佛灾年的农民，
有着颗粒无收的土气。

一座城经过一场雾就会消失，
而一个幽灵却因此变得真实。
你让人们注目迅猛袭来的雾，
一座城的消灭，以及幽灵脚步的去向。
你行走有如俄尔甫斯弹奏着竖琴，
并不知道围在身边的全是聋子。

雾中的方向无法辨认，
人们让你替代他们行走，
自己却听从女妖歌声的诱惑
奔向古拉格和牛棚。
需要多久才能从雾中走出啊，
即使你的双腿突然化为道路。

孤独者被人群簇拥仍是孤独的，
天空在你的头顶消失。
拯救是徒劳，人们对锁链的爱
甚至超过了你对自由的渴望。
奴隶们梦想着更换主子，
从国王到领袖，从利剑到纸币。

你的脚印早已被运钞车碾平，
除去留在大英图书馆的可疑的足迹。
你不会在意。隔世的乌鸦飞来，
叫声被高音喇叭的大嘴吞没。
这使我想到你在伦敦的身影多么单薄，
仅一团雾就可以抹掉。

弥漫，或乌鸦之死

乌鸦在夜晚死去，最后的飞翔
扬起了尘土和光。
颗粒状的死亡在空气中弥漫，
这样的死让人屏住呼吸。
在黑夜里，呼吸就是犯罪。

我不知道夜晚和死亡哪一个虚构，
但乌鸦是真实的。它的黑，不是颜色，
是对颜色的抵制。它的飞翔，
与一切方向相反。它磁性的眼睛，比死
更有吸引力，更不可抗拒。

它就这样强加给黑夜，
为了诅咒它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而乌鸦的诅咒从未应验，
人们捂住耳朵善良地生活，
脸上修饰着微笑和泪水。

而是谁在人群中抽象地痛哭？
没有泪水、没有脸孔地痛哭，
像在给乌鸦伴奏。
但死亡是无声的，它仅仅悬浮，
尖锐的形状来自一场破碎。

黑夜要怎样破碎才能变成乌鸦？
哭声要怎样弥漫才能化为寂静？
一只乌鸦的死产生了另一只乌鸦，
正如哭声带来了它的回声，
以及巨大的、深不可测的寂静。

现在是寂静终止了乌鸦的飞翔，
它的诅咒让位于更高的怜悯。
一只乌鸦死了，黑夜突然加剧。
而飞翔依然在暗中进行，
空气中弥漫着另一只乌鸦的存在。

水仙，或灵魂之歌

正如灵魂擦亮了肉体，
水仙的开放擦亮了空间。
清水浸泡过的灵魂，
像散发传单一样散发着香气。
一场革命在缓慢进行，
无视戒备森严的阴沉夜晚。

革命是清洁的：花瓣之刃
从未沾染泥土或血。
它的全部暴动只有一次开放，
却并不针对任何黑暗。
它仅仅指向自身，指向自恋和忧郁，
开放就是花的自我背叛。

一朵花消失在开放之中，汇入更大的开放，
拒绝在水上对影自怜。
水仙由此成为灵魂的面包，
被一双手触摸、检验。
这双手使它有了颜色和性别：
白色与黄色，百叶和金盏。

谁在水上举起了水仙的旗帜？
谁为了保护水仙而放弃了火焰？
为此他甚至甘愿与黑夜合作，
出卖真实的面包同梦境交换。
水仙因而获得了理想的氛围，
以及火焰熄灭后剩余的温暖。

水在水仙中无声地流动，或者相反，
是水仙在流动和伸展。
水仙是另一种水，正如空气和光
产生于水仙在暗中的呼吸和旋转。
凭借这终极的花朵，
水得以成为万物的本原。

而这也是灵魂的归宿：终有一日，
水仙的颈项要没入水面。
水仙的名字会被人遗忘，
像一种声音在水上漂远。
而空气和光早已在世间充盈，
让另外的灵魂呼吸和看见。

光与影

你的影子站起来，你倒下去。
影子将代替你在世界上站立。
没有骨头，就没有骨头的软弱，
在明媚的刀光下，骨头纯属浪费。

可以同时有许多影子，但身体是唯一的。
一个人在明媚的照耀中变成众多的人。

当更多的影子被强加给一个身体，
那些光，在倾斜下来时从不颤栗。

光迫使你为自己的孤立忏悔，
为内心的黑暗而交出自己的泪水。
像被一片纯光钉死在某个点上，
你从未获得足够的坚持的力量。

你的唯一是多余的，影子却远远不够。
还要有更多的光投向你不为人知的角落。
当影子被一把刀从身体切开，
你用什么来感觉自己孤零零的存在？

光在大地上礼貌地繁殖影子，
将不再有黑暗能收留无辜的身体。
那些影子从不呼吸和流血，
而光明在灿然一笑中露出锋利的牙齿

将身体咬碎，连皮带骨地吞下。
影子将代替你在大地上站立。
而你终生在断头台上流浪，
仅存的刀光面对仅存的骨头的冷光。

哀悼习作

是的，哀悼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还没有树叶在我头顶纸灰般飘飞。
悼词已经写好，但还没有人死去，
还没有石头掷向我和乞丐。